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JERRY
COTTON**



神探科顿系列

之

报仇雪恨

群众出版社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报仇雪恨

朱军平 译

群众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报仇雪恨 / (德) 科顿著; 朱军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ISBN 7-5014-3280-5

I. 报… II. ①科…②朱…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870 号

报仇雪恨

著 者: (德) 科顿

译 者: 朱军平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89 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80-5/1 · 137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

——关于神探科顿

四十年来，杰瑞·科顿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冒险经历。四十年来，他每个星期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艰苦的打击犯罪斗争。他的工作场所是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他的任职单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的身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

杰瑞·科顿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好打抱不平，希望有朝一日能藉此为主持正义而战。18岁那年，他身揣仅有的57美元40美分来到纽约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他在纽约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骗子，被骗走了47美元。他遇到的第二个人是警察，因过马路闯红灯被罚款5美元。他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单纯质朴的年轻人，并聘



用他为夜总会的门卫。布雷里克的夜总会位于珍珠街，是一个赌窟，亦是纽约最受欢迎的地下活动场所之一，常聚集着一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只有那些答对暗号的人才被允许进入。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杰瑞·科顿开始对纽约产生了兴趣。一天午夜，一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停在了夜总会门前，从车上走下了被全美紧急通缉的第四号人物吉姆·皮克福特。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已经对这家夜总会监视很长时间了。他想跟在吉姆·皮克福特的后边走进夜总会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但遭到了杰瑞·科顿的阻拦。

他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然后出其不意地挥拳将杰瑞·科顿击倒在地。紧接着，在夜总会的舞池里发生了殴斗。在此期间，杰瑞·科顿觉醒过来，并协助受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将罪犯缉拿归案。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活跃在打击犯罪斗争前线的一对好搭档。

从此以后，杰瑞·科顿当上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的办公室位于联邦广场26号，曼哈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办公楼的第26层。在这里，我们也能找到他的上司，联邦调查局纽约区分局局长约翰·德·海先生和他的女秘书海伦。杰瑞·科顿有联邦调查局这个巨大的机构作自己坚强的后盾，但在紧急时刻，他要依靠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同事和好朋友菲尔·德

克尔的帮助。

杰瑞·科顿的夹克衫里虽然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一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威森特制左轮手枪——但那只是用来防身自卫的。即使在每次的冒险行动中都有人不幸而死，但也并非是杰瑞·科顿之初衷。他宁愿冒生命危险去保护弱者和无辜免遭不幸。杰瑞·科顿，公正的执法者，从未无故出手伤过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开枪。说他是一名猎人，毋宁说他是一名保护者，而且他时常为能帮助他人而感到高兴。即使是在他心情不愉快或被激怒的时候，他也总是能公正执法。

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已经同犯罪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尽管他看上去十分严厉，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粗野，但他仍保持着年轻的和友好的天性。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杰瑞·科顿，即使与他擦肩而过，可能也不会认出他来。

杰瑞·科顿不是超人。他必须在一次又一次的冒险经历中忍受各种打击。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他都保持本色不变。他热爱自由，憎恨犯罪。杰瑞·科顿只讲原则——善必胜，恶必败。

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警官，杰瑞·科顿总是严格执法，给人以安全感。

杰瑞·科顿曾是一名烟民，但并非嗜烟如命。尽管没有人要求他戒烟，他亦已摒弃这个恶习。他每



天的主要进食就是汉堡包、热狗和浓咖啡。他很少能有时间踏踏实实地吃完一整块牛排。他很喜欢喝威士忌和啤酒，但这对他来讲几乎就是一种奢侈。他没有时间去享受。

杰瑞·科顿喜欢孩子、动物和他的那辆红色美洲豹越野汽车。它的最高时速甚至能达到每小时238公里。他买这辆车的钱从何而来，他从未向外界透露过。

1954年以来，描写联邦调查局特工杰瑞·科顿冒险经历的系列侦探小说《神探科顿》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它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最有成效的侦探小说系列。

四十年来，《神探科顿》已被翻译成15种文字，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总销售量已达7.5亿多册。《神探科顿》堪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代表。每一本都自始至终充满着悬念，情节紧张，扣人心弦，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出自一位迄今为止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的匿名作家。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各种充满血腥的侦探小说充斥于图书市场。为了向其挑战，1954年秋季，第一部以杰瑞·科顿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出版面世了。自1956年开始，《神探科顿》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侦探小说系列出版，最初是每两星期出版一本，然后是

报仇雪恨

每星期出版一本。

很多年来，联邦调查局特工一直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上惩恶扬善。



莫斯科

(利斯纳斯卡茨)

“柳德米拉，呆在这儿不要动！”

一般情况下她会对父亲言听计从，弗拉迪米尔·科斯什瓦申克上校说什么，大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三天前，父亲把她从莫斯科送到朋友住所，这是一家乡间邸宅，坐落在莫斯科瓦河畔一个隐蔽处，外人是无法找到的。

柳德米拉对这一切感到不可理喻，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几天前不见踪影，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匆匆忙忙离开莫斯科。

他与那些陌生男人挤在一座狭窄的房子里生活了两天两夜。这些人虽然是父亲的朋友，但对柳德米拉来说，他们是陌生人，他们脸上个个露出惊恐万分、疲于奔命的表情，神经高度紧张，每隔一小



时便检查一遍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和其他武器。他们之所以接受她，是因为父亲下了命令，不过，她很快就发现，在这些人眼里，自己是一个累赘，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背她这个包袱。

柳德米拉两天两夜浑身冰凉。木柴用完了，这些男人没有一个人敢离开小屋，到房后只有两百米远的森林去取新的木柴。她问过多次，但他们都避而不答。她终于明白了，即使房内有木柴，他们也不会生火，他们害怕暴露目标。他们在奔命逃亡，对手是克格勃。像大多数人那样，他们渴望对苏联进行革新，为了达到目的，必要时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柳德米拉当时只有14岁，身材高挑，瘦骨嶙峋，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鸡”。她忍受不了别人这样称呼她，也不想再妨碍他人，于是在第二天晚上，她偷偷离开了乡间邸宅，哭着跑进了那片森林，躲进树林中一个藏匿武器、弹药、外币和假护照的洞穴。开始时她轻轻呼喊父亲和母亲，然后只是不停地哭泣，最后她睡着了。

如果不是一阵叫喊声吵醒了她，她恐怕将永远醒不过来了。虽然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裙，但无法保证在郊外零下30℃的夜晚熟睡而不被冻死。一阵密集的枪声骤然响起，紧接着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

当 she 从洞中爬出来，乡间邸宅已不复存在，先前她曾经呆过的地方，笼罩在一片浓浓的黑色烟雾中，爆炸所产生的灼热把附近方圆50多米地方的积雪融化，冰冻的土地仿佛春天的农田被翻耕了一遍。她看见几辆吉普车，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男人身影，她注意到，两个与她曾经生活在一起的男人被拘捕了。

她本能地意识到，危险离她越来越近。留在乡间邸宅里的物品和衣裙将告诉他们，有一个女人曾经在这里逗留过，他们肯定会寻找她，如果继续躲藏在森林里，找到她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她只有14岁，此前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发现后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她还知道，炸毁乡间邸宅、杀死两名俘虏的那些人隶属克格勃，专门负责追捕“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他的上校父亲显然就属于后者，被杀死的那些人是他的朋友，他把女儿委托给他们，由他们代为照料。

柳德米拉随手抄起一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离开洞穴，跑步前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赶到距此50多公里远的父亲乡间邸宅，提醒他，克格勃的人杀死了他的朋友，马上就要来找他。

她日夜兼程，竭尽全力，终于来到了一条冰封的小溪旁。她摘下皮帽，看到了父亲的乡间邸宅。



她来晚了。

乡间邸宅门前停放着两辆汽车，明亮的窗户后面不时闪现出几个男人的身影，一个男人在车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柳德米拉看见母亲蜷缩在汽车后座上。

柳德米拉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房内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房门打开了，父亲跌跌撞撞冲到室外，扶着栅栏，仰着头盯着车上的母亲。

柳德米拉浑身颤栗，哭个不停，她虽然感到害怕，但知道如何控制恐惧心理。她本能地爬到河边一个雪堆后面，手握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边哭边等待着时机。

一个男人把母亲从汽车上拖下来，另一人在背后推搡了一下，她踉踉跄跄走向父亲站立的栅栏前，身子靠住栅栏，才没有摔倒。

柳德米拉听到了父亲的怒吼声，但随即被一阵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声盖过。

她面部紧贴在冰雪上，虽然没能看见发生了什么，但她知道，一个男人在向母亲开火，残忍地把母亲杀死了。

“鲍里斯！尤里基！”

柳德米拉抬起头望着乡间邸宅，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擦了擦眼睛，一眼认出了那两个男人，

其中一人开枪打死了母亲。

“不！”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

鲍里斯·莱温申科和尤里基·贝泽诺是他们家多年的朋友，经常到他们在莫斯科的家中作客，他们一块吃饭、喝酒、唱歌、开怀畅谈，小时候，他们时常把她抱在怀中，而现在，他们竟然残忍地杀害她的家人。

“鲍里斯·莱温申科！尤里基·贝泽诺！”她父亲喊道，“这是不可原谅的！总有一天你们要在地狱中忍受煎熬……”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莱温申科咆哮道，“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心里舒服一些的话。”

柳德米拉看见父亲迈着沉重的步伐朝母亲躺着地方走去，从他走路的姿势上可以看出，他伤得不轻。他站立不稳，艰难地走下台阶，在距离母亲几步远的地方，支撑不住，一下子跪倒在母亲尸体旁，悲愤地仰望着冰冷四射的满夜星空。

“鲍里斯·莱温申科！尤里基·贝泽诺，”他重复咒骂道，“你们总有一天要在地狱中忍受煎熬！”

莱温申科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连发几枪，父亲被打翻在地，倒地而死；尤里基·贝泽诺又举枪朝父亲扫射。

柳德米拉把手指插进雪堆，抓起一把雪，因激愤而燃烧得通红的面部逐渐冷静下来。她感受不到



寒冷，听到他们在哈哈大笑，看到他们把父母的尸体扔到一辆汽车上，随着几声令人心悸的巨响，转眼间，她曾经在那里度过幸福童年的乡间邸宅被夷为平地。他们驾驶着汽车扬长而去。

如果说以前她是小孩……

从现在开始，柳德米拉不再是孩子了。她站起身来，把沉重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紧紧地搂在怀中，久久地望着汽车消失的方向。

是鲍里斯·莱温申科和尤里基·贝泽诺！

父亲预言，他们总有一天要在地狱中忍受煎熬。柳德米拉在这个冰冷的夜晚，站在强大而又统一的苏联大地上发誓，她要履行父亲的诺言。

总有一天……

1

纽约市

一家意大利餐馆着火了，这一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风助火势，火焰呼啸着从门窗窜出来，让人觉得有人手持喷火器从里面向外喷火。市警察局的人封锁了这一地区，尽管如此，纽约市当地电台的记者还是想方设法赶到了出事现场。

斯普瑞大街自然成了警戒线，任何人不得逾越一步。

消防车停在西布鲁德路和乌斯特大街交叉处，无法靠近火场，一方面，一辆被推翻的卡车挡住了去路，此外，距火场大约50米处，在毗邻的一座房子门口，停放着一辆挂着鲜红警示牌“易爆品”的货车。

到目前为止，无人敢靠近货车一步。突击队队长马克·亨特上尉拒绝去冒更大的风险，轻率地拿人的生命开玩笑，特别是无辜生命。已有两名警察死亡，他们的尸体就横卧在火场与货车之间的车行道中间，另有三名警察在试图穿过马路、进入毗邻的房子时身受重伤，被救了回来，送进贝克曼区医院救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另两人保住了性命，病情稳定下来，脱离了危险。摄影记者或借助房子的掩护，或躲在汽车后面，把镜头对准了一切可移动目标。

制造并对这起灾难负责的家伙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们从着火的餐馆附近房子里向外开火，目标是我和菲尔。

我当机立断趴在地上，闪电般翻滚了几下，躲藏到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后面，可是，我发现菲尔跪在车行道上犹豫了一会儿，愤怒的目光凝视着喷射出火焰的那座房子。

“菲尔！”

他扑倒在地面上，像刺猬似的蜷缩着身子，在



街道上翻滚，密集的子弹打在沥青路面上，呼啸着连续不断地在他的身体左右两侧跳跃，卷起阵阵尘土。一些子弹偏离方向，噼里啪啦打在墙面上，把玻璃窗击得粉碎，一粒子弹击中了一名摄影师，为了生动逼真地记录灾难实况，他为自己的敬业精神付出了生命代价。

“迪格中弹身亡了！”一个女人绝望地喊道。

我从汽车后面起来，朝四处望了望，发现一位金发女人正从一座房子里走出来，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快躲起来！”

菲尔的声音响而刺耳。他距离这位女士比我近三步，他猛地跳起来，成之字型向前跨了10步，很快来到女记者面前，最后两步，他一跃而起，一把抓住女记者的双腿，把她推翻在地，一个翻滚把她压在身下，用自己的躯体护住了她。

与此同时，我四处搜索自动速射武器开火的准确地点。我发现一个身影在一个窗户后面时隐时现，举起枪，然后又把枪放下了。

“不要开枪！”四周噪音喧天，我大声喊道，“不要开枪！有一名女人！”

奇迹竟然在一个崇尚暴力的城市——纽约出现了：没有一个警察失去理智，朝对面房屋窗户开枪射击。也许大家听到了我的喊声，也许这些身穿制

服的同事发现，歹徒把一个妇女作为挡箭牌放到窗前。

那名金发女记者刚开始时还拼命挣扎，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与菲尔一起爬回那座能起到保护作用的风子里。

突击队队长马克·亨特上尉从右侧向我靠近。他身材高大，正是理想的活靶子，但是，亨特不对手提供这样的机会，只见他在停放的车辆间蹦蹦跳跳来回穿行，充分利用每一个掩体，时间不长，他来到我身旁。他喘着粗气，肥胖的脸颊因紧张而有些变形，他瞥了一眼摄影师的尸体，口中吐出一句脏话，即便是毫无道德感的勋爵闻之也脸红。

我拍了拍这名身宽体胖家伙的肩膀，摇了摇头。他很容易激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干这一行已经快30年了，虽然年老体衰，但精通本行，如果靠咒骂来制造气氛，而不是想方设法寻求解决之道，这对他和别人没有任何益处。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科顿！”他怒吼道，“这里简直是地狱！我的年轻手下从来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闭嘴，上尉！”

亨特一下子不吭声了，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必须把这两个人从马路上运走！”他喘息着说道。